

戰後中國東南地區之獸疫防治（1947-1948）

劉芳瑜*

隨著西方獸醫學的傳入，血清與疫苗的使用改變了近代中國動物防疫的方式。戰後中國為防止動物疾病流行造成經濟上的損失，制定全國獸疫防治計劃，將全國分區，在各區設置獸疫防治處負責處理該區防疫事宜。東南獸疫防治處在此背景下成立，其轄區包含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福建、廣東等省。東南獸疫防治處的防治工作主要是製造生物藥品和防治獸疫，其運用家畜診療、防疫、檢疫三種形式防止疾病流行。透過實際的案例，本文發現該處的防疫多為事後的補救，事先預防的效果極為有限，各疫區對於防治觀念的落差、傳統治療與西方新技術之間的衝突，影響了防治的效果，防治的運作過程，可以進一步思考中央對於地方控制力的問題。而觀察生物藥品的種類和製造，反映了當時中國東南地區動物流行病的類型和藥品生產技術的水準，其藥品供需、製造，與其他地區的獸疫防治處有相互分工的情形。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關鍵字：東南獸疫防治處、獸疫防治、防疫、動物流行病、獸疫學、
血清、疫苗

一、前言

動物在人類社會中一直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動物為人類提供食物來源、生產動力、保暖的設備、戰爭的用具等作用，甚至具有陪伴和休閒的功能。中國歷代以來，各朝在中央和地方設有獸醫畜牧的專職機構，用於照護動物的安全與健康。但就民間百姓而言，發現家裡有生病的動物，大都是消極地給予照護，唯有牛隻屬於生產勞動力，一般農家才積極治療。農民大都採用農書所記載的藥方投藥；或由中獸醫診斷後，使用草藥治療生病的牛隻。但這些治療方法，多只能治療病情輕微或是剛發病的牛隻，病情嚴重的病牛，多半只能任其死亡。¹

民國成立以後，官方為了有效控制動物的疫病，從西方引進了動物用生物製品。1919年北京政府首先成立中央防疫處，並於1924年開始進行動物生物製品製造。北伐統一後，國民政府將檢疫的工作，交由商品檢驗局管理²，在青島和上海的商品檢驗局，在1930年及1932年分別增設血清製造所，負責製造血清和疫苗。直到1935年，國民政府才在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設置專職的畜牧獸醫系，負責全國的獸疫檢疫事宜。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央農業實驗所隨著政府一路內遷至四川榮昌，在戰爭期間政府仍繼續推廣獸醫畜牧事業，並於1941年7月成立農林部中央畜牧實驗所（簡稱中畜所）。此時中畜所著手製作動物疫苗，以生產發病動物臟器製成滅活疫苗為主，但因生產設備和技術不足，品質不一，產量也十分有限³。

¹ 此類的書籍所記載的治療方法，部分附有動物病況的繪圖，以供民眾針對現況而進行投藥參考。可參見不著撰人，《繪圖黃水牛病自療法》（新竹：竹林書局，1975）。

² 國民政府分別在上海、漢口、廣州、青島、天津成立商品檢驗局。

³ 農林部中央畜牧實驗所東南獸疫防治處編，《農林部中央畜牧實驗所東南獸疫防治處概況》（出版地不詳：農林部中央畜牧實驗所東南獸疫防治處，1948），1-2。

中日戰爭結束後，國民政府一面進行復員，一面接收日本遺留下來的獸醫畜牧機構。鑒於獸疫防治的重要，農林部將全國劃分為十六個防治區，各區設防治處，作為獸疫防治網的中心⁴。1947年2月，政府在人口密集且經濟地位重要的東南地區，成立東南獸疫防治處（以下簡稱東南獸防處），該防治處除了管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福建、廣東七省獸醫與防疫業務，還接手中央畜牧實驗所的生物藥品製造工作⁵。因此，相較於其他防治處而言，東南獸防處更具有生產、進行獸疫研究的功能，故研究近代中國的動物醫療的發展，不能忽視東南獸防處的功能與角色。不過，目前有關東南獸防處的研究闕如，相關獸疫研究以獸疫病理學為多⁶；而有關近代中國獸醫畜牧機構的研究，則多為通論性簡單的介紹為主⁷，並無深入討論其中各機關實際工作情況和差異，以致於近代中國獸疫與防治課題缺乏討論。

是故，本文將以東南獸防處為討論對象，從動物疾病防治和生物藥品製造進行討論，瞭解東南獸防處在1947至1948年間，在東南地區執行的防疫措施⁸，透過探究該機構的成立、工作推展、人才培養，及與國際組織的合作，試圖釐清政府在東南地區推行獸疫防治的措施，民眾對於現代技術的接受度和觀感究竟為何。

⁴ 當時除了東北、西藏、蒙古防治區，其他地區如華北、華西、晉綏、青海、西南等地的防治處皆已成立。

⁵ 作者不詳，《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第一屆獸疫防治督導人員訓練班同學錄》（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48），1。

⁶ 陳溥言主編，《獸醫傳染病學》（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80）。山極三郎，《獸醫病理學》（東京：文永堂書店，1944）。汪海容編，《家畜衛生學》（出版地不詳：農林部西北羊毛改進處，出版年不詳）。此類的書籍在1930至1940年代種類繁多，而有關於動物疾病研究之碩博士論文、專書也相當可觀，但因本文關注的焦點並非在動物疾病學理層面，故在此不一一記載。

⁷ 梁聖譯主編，《中國獸醫生物製品發展簡史》（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1）。中國獸醫畜牧學會編，《中國近代畜牧獸醫史料集》（北京：農業出版社，1992）。蔡無忌、何正禮編著，《中國現代獸醫畜牧史料》（上海：科技技術出版社，1956）。

⁸ 雖然農林部檔案藏有東南獸防處對於1949年的工作計畫，但筆者尚未找尋到實際的工作內容，故暫不討論。

二、1945年前東南地區的獸疫防治機構

傳統中國以農業立國，極早開始重視動物的疾病問題，人們依照診療動物經驗，編寫多部有關動物疾病的醫書⁹。1840年後受西方各國影響，獸醫學的知識和技術透過多種管道引進中國。在官方機構中，首次接觸西方獸醫學知識始於清末，當時陸軍引進歐洲種馬，於1904年在保定辦理北洋馬醫學堂，由日本籍教官授予獸醫知識和技術¹⁰。民國建立之後，有關獸醫知識的推廣，政府著重於改良品種和繁殖技術上，尚無從事動物防疫的措施。不過有關疫苗和血清的使用，已初步運用在治療牲畜的疾病上。然而，此時西方畜牧業集體化的經營方式傳入中國，飼養方式從放牧改為欄牧，逐漸影響中國畜牧業的畜養形態，為防範大量牲畜死亡，也引進西方獸疫防治的觀念和做法¹¹。

然此，進行防疫的第一步，必須提升動物生物製品的質量。1919年北京政府成立中央防治處，1924年開始生產動物用之鼻疽菌素、狂犬病疫苗、牛瘟血清等等生物藥品。北伐統一全國後，國民政府將檢疫等相關獸醫業務，交由商品檢驗局負責，隨後青島和上海商品檢驗局分別於1930年、1932年設置血清製造所，各自製造生物產品。1934年上海商品檢驗局血清製造所更進一步與中央農業試驗所（簡稱中農所）合作，將雙方獸醫專業人員結合組

⁹ 早期的藥書，記載多種人畜共用的藥方，漢代賈思勰《齊民要術》記載治療家畜疾病和手術的療法。直至隋唐開始出現授醫專著，根據《隋書·經籍志》所記載的獸醫書有九種，唐代李石則有系統地編著《司牧安驥集》，宋代以後因印刷術的發展，獸醫書產量增加，在《宋史·藝文志》的記載中，當時出版的獸醫書籍有十七種。而明代喻本元、喻本亨合著《元亨療馬集（附牛經、駝經）》，其內容包理論、治療方法與藥方，內容豐富而廣為流傳。清代傅述風《養耕集》則全面地記述了牛病診斷、針灸治療和處方，補充了牛病相關的知識。參見徐磯、李易方主編，《當代中國的畜牧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

¹⁰ 中國獸醫畜牧學會編，《中國近代畜牧獸醫史料集》，頁200。

¹¹ 1931年1月國民政府將工商部與農礦部合併為實業部，

成上海獸疫防治所，專職處理動物防疫和藥品製造的工作，由留美獸醫學專家程紹迴（1901-1993）¹²擔任主任一職，負責有關業務¹³。

上海獸疫防治所的業務，包含製造生物藥品、獸疫防治、獸病診治、調查研究及獸醫諮詢 5 大類，每項業務皆與動物防疫緊密相扣。該所製造的生物製品，以當時流行的牛、豬疫類血清和疫苗為主，進行獸疫防治的地點僅限於上海及附近地區，造成此限制的原因在於藥品數量和經費不足，防治對象僅能先以城市中的牛奶公司、種雞場、種豬場為主。不過防治所的技術人員仍曾深入農村進行幾次防疫服務；此外，獸醫專業人員也在城市中替動物治療疾病。上海獸疫防治所技術人員運用實際的工作經驗，對動物疾病進行調查，試圖了解在中國流行的動物疾病的種類，並進行病理研究。這些技術人員，逐步掌握動物流行病的感染途徑；在進行防疫上，上海獸疫防治所採用切斷流行環節¹⁴的方式抑制獸疫，並意識到消毒是防疫工作必須採取的手段¹⁵。

七七事變爆發後，政府各部門受到戰爭影響，隨之遷往內地或進行整編。國民政府有鑒於獸疫防治與生產有關，1941 年在農林部成立了中央畜牧實驗所，負責後方各省的防疫、配種改良等業務¹⁶。在地方省府方面，各省進行防治情況不一，大致從 1934 年之後才開始著手進行。各省防治單位大都附屬

¹² 程紹迴（1901-1993），四川黔江人，1921 年清華學校畢業後赴美留學，分別於美國愛荷華州農工學院（Iowa State College of Agricultural and Mechanic Arts，後為愛荷華州立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取得獸醫和公共衛生博士。1930 年返回中國，先後在東北大學、上海獸醫專科學校、復旦大學、中法大學、中央大學等校任教，之後又在上海商品檢驗局血清製造所、上海獸疫防治所、農林部漁牧司、中央畜牧實驗所工作。程氏專注於牛瘟研究，研製了多種牛瘟疫苗。可參見中國獸醫畜牧學會編，《中國近代畜牧獸醫史料集》，387。

¹³ 徐磯、李易方主編，《當代中國的畜牧業》，10-13。

¹⁴ 切斷流行環節，意指動物傳染病的流行有三個環節，即傳染源、傳播途徑、易受感染的動物。從這三個環節中阻斷其中一個因素，就可抑制動物傳染病的流行。

¹⁵ 中國獸醫畜牧學會編，《中國近代畜牧獸醫史料集》，170。

¹⁶ 中國獸醫畜牧學會編，《中國近代畜牧獸醫史料集》，12-13。

在省建設廳農林局或市農業改進所之下，並無專屬的機構，僅江西和廣東省的防治組織系統較具規模，不過在二戰期間，受到戰事的影響，負責防治單位不斷縮編，有些省份的血清製造設備受到破壞，加上人力和物力的缺乏，實難全面且有效進行疫病防治¹⁷。這樣的狀況一直等到戰爭結束後，政府重新計劃防疫事業，才使此地區的獸疫防治工作有進一步地推展。

三、戰後的防疫規劃與東南獸疫防治處的建立

戰爭結束以後，農林部一面接收淪陷區的相關事業，一面重振國內的農業生產。在農業生產中，耕牛為農民長期仰賴的勞動力，而農家飼養的家禽、家畜除作為副業增加收入外，其糞便是施肥主要的來源。如何避免這些動物染病進而影響農業生產，便是政府施政重要的課題。由於防疫是控制牲畜健康最重要的工作，為了有效防範獸疫，戰後農林部將全國劃分為十六個防制區，設置東南、西北、西南、華西、華北、青海、晉綏七所防治處，作為獸疫防治中心，互相支援合作¹⁸。1946年2月，公布〈獸疫防治處組織規程〉，隔年1月獲得立法院審議通過，中國的動物疾病的防治體系初步完成¹⁹。

東南獸防處於1947年2月1日在南京成立，由時任中畜所的程紹迴所長兼任該處處長，掌管中國經濟要地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福建、

¹⁷ 「農林部東南七省獸疫防治業務檢討會紀錄」（1948年2月4日），〈農林部東南七省獸疫防治業務檢討會紀錄〉，《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01。

¹⁸ 但東北、西藏、蒙古地區的獸疫防治機構並未成立。參見農林部中央畜牧實驗所東南獸疫防治處編，《農林部中央畜牧實驗所東南獸疫防治處概況》，1。「東南獸疫防治處呈農林部」（1948年10月14日），〈中央畜不時驗所華北站、西北羊毛改進處、西北役畜改良繁殖場、良豐種改良繁殖場、東南獸疫防治處、華北獸疫防治處、華西獸疫防治處、晉綏獸疫防治處、青海獸疫防治處、西南獸疫防治處史料〉，《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08-112-01。

¹⁹ 「行政院指令」（1947年1月14日），〈華西、東南、華北獸疫防治處及綏遠獸疫防治處組織條例〉，《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53-03。

廣東七省的獸醫與防疫業務(1948年又增加臺灣省)²⁰。該處依據組織章程，設防疫、製造及總務三組²¹，所需的專業人員，因人員尚未就任，故在成立之初，大部分的業務仍暫由中畜所人員兼辦，3月任職人員才陸續上任，但因兩機關工作地點皆在南京，首長同為程紹迥，業務內容又必須互相協助，兩者關係相當密切。東南獸防處的主要工作，分為防疫生物藥品製造與獸疫預防，兼作家畜診療和防疫工作，該處每月製造的生物藥品除自行使用外，必須供給東南各省和其他畜牧相關機關使用²²。

政府除了在全國新設獸疫防治處，也對現有法令進行修正。1948年4月行政院命農林部、國防部及衛生部，請其徵詢國內獸醫專家意見，重新修訂1937年9月頒布之〈獸疫預防條例〉²³，將過期時不合乎需求的法令加以修改。此次修法除了增列狂犬病為法定獸疫²⁴，對於獸疫情報、防疫區域的劃定和禁令解除、染疫牲畜及屍體處置，以及獎懲與損失補償，大致延續前法之規定；不同之處主要在於編制和主管單位上。新法確認農林部是全國獸疫預防最高機關，僅軍事機關飼養牲畜不受其管轄；此外，將獸疫防治單位從中央獸疫預防委員會（由實業部、軍政部、衛生署組成）和各省市獸疫預防委員會兩級制，改為以農林部、省（院轄市）、縣（省轄市）三級制。新制希望將防疫事務往向下推展，由鄉鎮保甲長與地方人士組織情報網，提供疫病

²⁰ 農林部中央畜牧實驗所東南獸疫防治處編，《農林部中央畜牧實驗所東南獸疫防治處概況》，2。

²¹ 「東南獸疫防治處呈農林部」（1948年10月14日），〈中央畜牧實驗所華北站、西北羊毛改進處、西北役畜改良繁殖場、良豐種改良繁殖場、東南獸疫防治處、華北獸疫防治處、華西獸疫防治處、晉綏獸疫防治處、青海獸疫防治處、西南獸疫防治處史料〉，《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08-112-01。

²² 農林部中央畜牧實驗所東南獸疫防治處編，《農林部中央畜牧實驗所東南獸疫防治處概況》，28-30。

²³ 〈獸疫預防條例（國民政府實業部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公佈）〉，《浙江省政府公報》，1937年，第3063期，5-8。

²⁴ 在此次修正案中除延續原定牛瘟、牛傳染性腦膜炎、牛結核病、傳染性流產病、豬瘟、出血性敗血症、豬丹毒、炭疽、鼻疽及皮膚、口蹄疫、羊痘外，另增狂犬病一項。

消息。其次，在獎懲與損失補償部分，明確規定因防疫而宰殺的牲畜和燒燬或掩埋物品，補償費用由當地政府獸疫防治經費支出²⁵。

然而，就東南地區而言，牲畜的飼養與農業發展息息相關，若能有效控制家畜的死亡率，可以穩定農業生產，更可藉此恢復東南各省的農村經濟。但是，戰後百廢待舉，有關部門無法立即生產大量的動物生物藥品以供使用。為此，農林部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簡稱 UNRRA、聯總）請求協助，申請撥配五套甲種血清製造所設備以供使用，其中一套血清製造設備交由東南獸防處使用²⁶；而中央畜牧實驗所也將自身設備與生物製品製造權交其運用。農林部希望透過資源的集結，東南獸防處能夠大力進行獸疫研究，改進相關技術，進而擴大生物藥品的製造，藉此改善各省防疫不佳的情況²⁷。

四、東南獸疫防治工作的展開

抑制動物疫情是東南獸防處的成立目的，東南獸防處認為除了製造有效的生物疫苗外，必須多管其下，使疫情在爆發初期就能有效快速地獲得控制。依據該處的作法，大致可歸納從制度與地方合作兩方面進行防疫，從制度上，為使疫情控制不受到公文來往而耽擱，1947年10月東南獸防處頒布〈東南獸疫防治大隊暫行通則〉，規定東南獸防處人員在接獲疫情爆發訊息，相關技

²⁵ 〈制定「獸疫預防條例」〉，《國民政府公報》，1937年9月28日，第2469號，3-4。「行政院秘書處公函衛生部」（1948年7月20日），〈獸疫預防條例案〉，《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028000003114A。

²⁶ 「農林部呈行政院」（1946年10月26日），〈華西、東南、華北獸疫防治處及綏遠獸疫防治處組織條例〉，《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53-03。

²⁷ 農林部中央畜牧實驗所東南獸疫防治處編，《農林部中央畜牧實驗所東南獸疫防治處概況》，27。作者不詳，《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第一屆獸疫防治督導人員訓練班同學錄》（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48年），1。

術人員必須立即組成獸疫防治大隊前往疫區，賦予防治大隊在執行業務時，有發布通告和緊急處置權的權力²⁸。在地方合作上，東南獸防處主張與東南七省、南京、上海、廣州、武漢四市境內領有合格執照的獸醫師合作，由東南獸防處無價提供生物藥品，讓特約獸醫師作為診療使用。且為了防治起見，在獸醫師開業地區，獸醫師針對常見的動物疾病，在疫情尚未發生之前，就先進行預防注射；若不幸發生疫情，須立即向東南獸防處報告，並協助當地政府實施診療與防疫。雖然防治處免費提供藥品供其使用，但也特別規定獸醫師使用防治處的藥品所收取的診療費，必須按照防治處公告的價格，不可隨意提高診療費，也不能將藥品轉賣或交由他人使用。若違反規定則被解除特約獸醫師資格，且須賠償藥品損失²⁹。就此觀之，東南獸防處認為防疫最有效的方式，即在疫情發生早期作緊急處理，透過在地獸醫師獲得地方上的訊息，減少隱匿疫情的行為。東南獸防處這樣的做法不但增加地方上防疫的人力，也透過合理的醫藥費，鼓勵民眾在動物染病時向獸醫求助，立即進行治療。

表 1 是 1947 年 2 月至 1948 年 7 月間東南獸防處的工作記錄，在這段期間內，東南獸防處進行多次防疫工作。在三十次的記錄中，有二十一次是緊急防疫，佔總數 70%，這代表此時的防疫工作多以事後補救為主，且以豬和牛的疾病為大宗，反映此時中國的獸病防治，東南獸防處雖有事先預防的觀念，卻無法全面進行預防工作。以 1947 年 11 月在浙江省金華等七縣爆發的豬瘟為例，由於疫區範圍涵括七縣，這七縣又是製造火腿的產地，豬瘟疫情的蔓延，對於當地經濟影響甚大，是故，東南獸防處派出六名防疫人員到浙江各縣進行防疫，防疫人員的數量甚少，這樣的狀況反映了當時專業人員欠

²⁸ 「東南獸疫防治處呈農林部」(1947 年 10 月 8 日)，〈東南獸疫防治大隊暫行通則〉，《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53-02。

²⁹ 「東南獸疫防治處呈農林部」(1948 年 2 月 28 日)，〈獎勵特約醫師開業辦理防疫業務辦法〉，《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1-17。

缺的情況。中央只能派少量的防疫人員到疫區，因此地方上防疫單位和人士對於防疫措施的配合與否，攸關疫情的控制和撲滅。此外，東南獸防處曾針對部份地區定期防疫，其防疫的時間，有時選擇在該地疫情撲滅之後，有時與疫情爆發共同進行³⁰，顯示防治人員在醫治染病動物之際，同時預防健康動物與病體接觸染病，藉此抑止疫情的擴大，亦不失為一種兩全其美的辦法。此時流行的傳染病，如炭疽病 (Anthrax)，這是一種人畜共通傳染病，主要是發生在草食性的家畜或野生動物，撲滅疫情也是降低人被動物感染的風險³¹。

至於藥品的來源和種類，藥品多為東南獸防處自行製造，部分來自聯總和華北獸疫防治處。在藥品之中，治療炭疽病的疫苗，來自華北獸防處和聯總，豬瘟和豬傳染性腸炎部分來自聯總，根據東南獸防處生產的藥品種類(參見表 7)，這三類藥品並不在生產的種類之中，推測當時在疫苗生產上可能已有區域分工的狀態；從一方面來看，在保存血清和疫苗上，已有進步的空間。不過就藥品生產的種類，仍以血清居多，疫苗較少，代表生產藥品技術，仍以取得抗體(免疫球蛋白)來治療罹病的動物為主，疫苗僅用於部分疾病。

表 1：1947 年 2 月至 1948 年 7 月東南獸疫防治處防治工作一覽表

獸疫 名稱	時間 (年/月)	地點	防治 類別	派出 人數	藥品來源	種類
牛瘟	1948 / 6	廣東	定期防疫	5	東南獸防處	兔化牛瘟疫苗
牛炭疽	1947 / 10	江蘇	緊急防疫	1	聯總	炭疽芽孢苗

³⁰ 「東南獸疫防治處接受 C.C.F.E.補助經費中英文工作總報告」(1948 年 9 月 13 日)，〈37 年 7、8 月份工作簡報〉，《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6。

³¹ 俞洞謨，〈獸醫常識問答：炭疽病〉，《衛生月刊》第 6 卷第 1 期 (1936)，43-46。

		松江				
牛炭疽	1947 / 12	上海	緊急防疫	1	聯總	炭疽芽孢苗
牛炭疽	1948 / 4-7	南京	定期防疫	2	華北獸防處	炭疽芽孢苗
牛炭疽	1948 / 4	上海	定期防疫	2	華北獸防處	炭疽芽孢苗
牛炭疽	1948 / 5	江蘇 松江	—	2	華北獸防處	炭疽芽孢苗
牛炭疽	1948 / 7	浙江 東陽	緊急防疫	1	華北獸防處	炭疽芽孢苗
羊炭疽	1948 / 2	浙江 硤石	緊急防疫	1	華北獸防處	炭疽芽孢苗
羊炭疽	1948 / 5	浙江 硤石 崇德	緊急防疫	2	華北獸防處	炭疽芽孢苗
豬丹毒	1947 / 10	江蘇 松江	緊急防疫	1	東南獸防處	抗豬丹毒血 清、豬丹毒 疫苗
豬丹毒	1948 / 4、6	上海	緊急防疫	1	東南獸防處	抗豬丹毒血 清、豬丹毒 疫苗
豬丹毒	1948 / 7	浙江 東陽	定期防疫	1	東南獸防處	抗豬丹毒血 清、豬丹毒 疫苗
豬丹毒	1948 / 7	浙江 義烏	定期防疫	1	東南獸防處	抗豬丹毒血 清、豬丹毒 疫苗

豬丹毒	1948 / 7	浙江 金華	緊急防疫	1	東南獸防處	抗豬丹毒血清
豬丹毒	1948 / 7	浙江 衢縣	緊急防疫	1	東南獸防處	抗豬丹毒血清
豬丹毒	1948 / 7	江蘇 無錫	定期防疫	1	東南獸防處	抗豬丹毒血清
豬瘟	1947 / 11	浙江 金華 蘭谿 湯溪 東陽 諸暨 義烏 龍游 七縣	定期防疫	6	聯總、東南 獸疫防治處	豬霍亂血毒
豬瘟	1948 / 5	江蘇 江寧	緊急防疫	2	東南獸防處	豬霍亂血毒
豬瘟	1948 / 6	上海	緊急防疫	2	東南獸防處	豬霍亂血毒
豬瘟	1948 / 5	浙江 衢杭 二縣	緊急防疫	1	東南獸防處	豬霍亂血毒
豬瘟	1948 / 7	京郊 一帶	緊急防疫	1	東南獸防處	抗豬霍亂血清
豬瘟	1948 / 7	浙東 衢東	定期防疫	3	東南獸防處	豬霍亂血毒

		金諸 義縣					
		浙江					
豬肺疫	1948 / 7	東陽 衢縣	緊急防疫	2	東南獸防處	豬出血性敗 血病血清	
豬肺疫	1948 / 7	京郊	緊急防疫	1	東南獸防處	豬出血性敗 血病血清	
牛出血性 敗血症	1948 / 7	浙江 東陽	緊急防疫	1	東南獸防處	牛出血性敗 血病血清	
豬傳染性 腸炎	1948 / 1-3	京郊	緊急防疫	1	聯總	豬霍亂血清	
雞霍亂	1947 / 9	京郊	緊急防疫	1	東南獸防處	抗雞霍亂血 清、雞霍亂 疫苗	
雞霍亂	1948 / 1-7	京郊	緊急防疫	1	東南獸防處	抗雞霍亂血 清、雞霍亂 疫苗	
雞新城疫	1947 / 12	京郊	緊急防疫	1	東南獸防處	新城疫疫苗	
雞新城疫	1948 / 2	京郊	緊急防疫	1	東南獸防處	新城疫疫苗	

資料來源：「東南獸疫防治處接受 C.C.F.E. 補助經費中英文工作總報告」(1948 年 9 月 13 日)，〈37 年 7、8 月份工作簡報〉，《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6。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東南獸防處在成立之後積極展開防疫工作。為了進一步了解東南獸防處執行防疫的實際面，本文將透過在廣東處理牛瘟和

在浙江撲滅豬疫兩個案例，釐清東南獸防處對於疫情控制的基本作法。雖然無法全面分析、比較每次防疫的狀況，但藉由案例的深究，可以深入瞭解防疫期間的共通性、民間的反應、以及中央政府如何透過東南獸防處，解決農村家畜疾病問題。

（一） 戰後廣東省的牛瘟問題

二戰結束後廣東省隨即爆發牛瘟疫情，1946年7月廣東省政府主席羅卓英（1896-1961）向行政院通報，並請求協助。行政院將問題交由農林部和聯總處理，但因當時農林部經費不足，未能及時撲滅疫情。農林部一面向聯總申請血清製造設備，一面在1947年的預算中編列防治廣東牛疫計畫³²。不過受到1947年政府重新劃分全國獸疫防治區的緣故，在東南獸防處成立後，就將此項工作交由該處負責，廣東的牛瘟問題立即成為防治業務的一大挑戰。在防治初期，東南獸防處因無足夠的旅費可供防疫人員前往廣東，無法派人前往防治；直到聯總的介入，派人前往廣東對牛注射雞胚胎化牛瘟疫苗，治療罹瘟的病牛，牛瘟才得以控制，以解決這個困境³³。

有鑑於此，行政院為了解決各獸疫防治處在執行業務上的困境，1947年底決定追加7億元的經費，投入各地的防治工作³⁴。然而，廣東疫情平息未久，隔年再度爆發牛瘟，3月廣東省農林處向東南獸防處請求派員協助防治

³² 「廣東省政府代電行政院」（1946年7月31日）、「農林處公函行政院秘書處」（1946年9月11日），〈廣東省自卅五年度起防治獸疫經費等案〉，《行政院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14000002587A。

³³ 「農林部東南七省獸疫防治業務檢討會紀錄」（1948年2月4日），〈農林部東南七省獸疫防治業務檢討會記錄〉，《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01。

³⁴ 「廣東省政府代電行政院」（1947年11月26日）、「農林處公函行政院秘書處」（1947年12月16日），〈廣東省自卅五年度起防治獸疫經費等案〉，《行政院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14000002587A。

³⁵。東南獸防處在得知廣東爆發牛瘟，處長程紹迥立即向聯合國農糧組織中華救濟團申請補助，獲得法幣 54 億 7 千餘萬元³⁶。該補助計畫將對廣東各縣牛隻實施普遍預防注射，分兩期進行，第一期先在番禺、中山、三水三縣實施注射，後在南海、新會、高明三縣進行防治。另一方面，1948 年 4 月東南獸防處派五名防疫人員攜帶大量藥品前往廣州，與廣東省農林廳獸疫防治所協商，由其派出十五名人員，與東南獸防處防疫人員組成牛瘟防治大隊³⁷，由東南獸防處吳賡榮擔任大隊長，廣東省農林處黃耀蒼擔任副大隊長，轄下設三個分隊，由呂渭綸、徐 燊、馮廣仁三分隊長率領隊員分別趕往各縣疫區（參見表 2）³⁸。

表 2：防治廣東省牛瘟大隊人員組織表

姓名	職務	調派機關	工作縣份
吳賡榮	大隊長	東南獸防處	
黃耀蒼	副大隊長	廣東農林處	
呂渭綸	第一分隊長	廣東農林處	中山、新會
趙文彪	第一分隊員	東南獸防處	中山、新會
黃蘊石	第一分隊員	廣東農林處	中山、新會

³⁵ 「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 37 年 3 月份工作簡報表」（1948 年 4 月 26 日），〈37 年 1 至 5 月工作簡報；37 年上半年工作檢討報告〉，《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05。

³⁶ 「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運用農振經費防治廣東牛瘟報告」（日期不明），〈運用農振經費防治廣東牛瘟報告〉，《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59-14。

³⁷ 「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 37 年 4 月份工作簡報表」（1948 年 5 月 24 日），〈37 年 1 至 5 月工作簡報；37 年上半年工作檢討報告〉，《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05。

³⁸ 「廣東省政府呈農林部」（1948 年 10 月 9 日），〈37 年 7、8 月份工作簡報〉，《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6。「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 37 年 4 月份工作簡報表」（1948 年 5 月 24 日），〈37 年 1 至 5 月工作簡報；37 年上半年工作檢討報告〉，《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5。

蘇錫明	第一分隊員	廣東農林處	中山、新會
梁 驥	第一分隊員	廣東農林處	中山、新會
廖國耀	第一分隊員	廣東農林處	中山、新會
徐 燾	第二分隊長	東南獸防處	番禺、南海
黃秉憲	第二分隊員	廣東農林處	番禺、南海
鄧德強	第二分隊員	廣東農林處	番禺、南海
鄭漢超	第二分隊員	廣東農林處	番禺、南海
鍾榮椿	第二分隊員	廣東農林處	番禺、南海
王謹之	第二分隊員	廣東農林處	番禺、南海
馮廣仁	第三分隊長	廣東農林處	番禺、南海
丘祺賢	第三分隊員	廣東農林處	番禺、南海
李長宗	第三分隊員	廣東農林處	三水、高明
李少奇	第三分隊員	廣東農林處	三水、高明
韓錦年	第三分隊員	廣東農林處	三水、高明
鍾 烈	第三分隊員	東南獸防處	三水、高明

資料來源：「廣東省政府呈農林部」(1948年10月9日)，〈37年7、8月份工作簡報〉，

《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6。

1948年6月，三個分隊對7,250頭牛進行預防注射，此時中山縣又爆發牛瘟疫情。針對疫情的情形，防治大隊認為僅靠分隊的人力，不足以應付牛瘟疫情，因此特別商請廣州中山大學農學院畜牧獸疫系畢業生參與此次預防注射和防疫，由黃耀蒼、呂渭綸、黃秉憲及莫三球（中山大學畢業生）前往中山和平鄉、番禺縣七社堡鄉實施緊急牛瘟防治，對病牛注射血清。同時，他們趁機調查牛疫發生的原因，一是購買外地牛之引起，二為牛販運輸外地牛隻行經該地而傳染，病源並非是廣東本地牛隻，從此可以推測，中國各地

的疫情很可能透過運輸過程而交互傳染，導致疫區擴大。所幸的是，這次在疫情初期就派人處理，使疫情不致於擴散到其他地方。待疫情撲滅後，防疫人員連同新加入的地方人員（中山大學畢業生周伯傑、陳仲烈、許榮光、楊寵義、伍汝彬）繼續執行防疫注射，1948年7月共對7,205頭牛進行預防注射。而防疫大隊長吳賡榮為前往粵北、湖南一帶訪查兔源，以確保能穩定生產兔化牛瘟疫苗的來源。至於其他地區的工作情況，第一分隊在中山縣受到縣長孫乾（1908-1999）、農推所及部分鄉鎮長的支持，收獲極多，僅部分地區因未與鄉鎮長互相配合成果有限。第二分隊在番禺縣進行防治作業，受到該地建設委員會及伍觀琪議長協助，加上禺北地區交通和電信較發達，推動預防注射事業較為順利；但在禺南、禺東地區因民風較為保守，鄉鎮長執行力不張，甚在禺南有些地區根本無法展開工作。第三分隊前往三水縣，由於該地在戰時破壞甚鉅，故請求縣參議會和地方士紳幫助，工作尚為順利³⁹。

1948年8月，第一分隊改派往南海縣，8月6日開始進行耕牛、乳牛預防注射。8月9日東南獸防處長程紹迴和廣東省農林處等人前往該縣視察，鑒於該地政治社會環境良好，雙方決定選擇南海縣為牛瘟預防注射示範區，並另訂防疫計畫，進行預防注射。第二分隊在完成番禺縣業務後，其隊員調往第一或三分隊工作，其中部分人員前往嶺南大學乳牛場和園藝場進行預防注射。第三分隊則前往新會縣，但因農民、地方機關的不信任，只有五分之一的鄉鎮願意進行此項工作，且消極配合防疫措施，使得防治工作頗為不順，在此段期間內只有七百餘頭牛隻接受預防注射，預防成效極為有限⁴⁰。

根據這次的牛瘟防疫的具體措施，東南獸防處與廣東省農林處相互合作，透過行政和技術配合，請民意機關、地方領袖率先倡導，規勸農民讓牛隻接

³⁹ 「廣東省政府呈農林部」（1948年10月9日），〈37年7、8月份工作簡報〉，《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6。

⁴⁰ 「廣東省政府呈農林部」（1948年10月9日），〈37年7、8月份工作簡報〉，《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6。

受預防注射，再由廣東省政府派遣高級職員連同防治大隊正、副隊長，先行前往各縣洽定工作原則，向農民進行宣傳。政府人員向農民保證不須負擔預防注射費用，告訴民眾牛瘟注射對牛沒有危險和不良反應，牛隻注射疫苗後一年之內，牛隻絕不會因牛瘟死亡。此外，防治工作人員進入各縣防疫，也請求地方鄉、保長調配時間處理此事，這種結合中央和地方力量的防疫方式，由地方議會及鄉鎮保甲執行防疫工作，專業技術人員處理預防注射業務，有助於疫情的控制。這種方式也有別於過去因地方政府不願擔負責任，僅仰賴中央技術機構單獨辦理，以局部防治而呈現試驗模範的推廣效果⁴¹。

從上所述的工作狀況可以得知，若在地方首長、士紳與防治機關相互配合的疫區，中央調派的防治人員就能有效對耕牛和乳牛施打疫苗，進而達到防治的效果。若地方政府和人士不願配合協助防疫事業，縱使專業人員下鄉防治，防治仍困難重重。不過，此次的防治活動除了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合作外，國際的經濟援助及能製造價廉效高的疫苗，更是其中成功的因素。此次防治使用的兔化牛瘟疫苗，最初擬由東南獸防處加工趕製，但因該處趕製設備不足，又無法長期保存，僅能由防治大隊自行製造。在經費和充足兔源的支持下，防治大隊每日早晨製造疫苗，製造原則寧多勿少，製造完成將其冰存分發各分隊使用，使其在疫苗應用上不虞匱乏⁴²。

表 3 是廣東牛瘟防治的經費表，藉由東南獸防處運用農振經費，我們可以知道在經費使用上，交通費是支出最多的部分，佔 40.4%；其次是人事薪津、出差等費用，佔 35.9%；實際防治設備、疫苗、宣傳費用僅佔 23.7%⁴³。這表示防疫工作的推展，受到交通和人事費用的影響極大，所需的藥品與設

⁴¹ 「廣東省政府呈農林部」（1948年10月9日），〈37年7、8月份工作簡報〉，《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6。

⁴² 「廣東省政府呈農林部」（1948年10月9日），〈37年7、8月份工作簡報〉，《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6。

⁴³ 「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運用農振經費防治廣東牛瘟報告」，〈運用農振經費防治廣東牛瘟報告〉，《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59-14。

備費用比例反而下降，若無足夠的經費，根本無法派人前往防治。而進一步探究交通費用最高的原因，應與運送藥品和人員有極大的關係，因為疫區並非都在交通要道上，必須利用汽車的機動性，才能將防治人員運至疫區展開防疫；加上每日製成疫苗因具有時效性，必須經常往返運送，為了能有效、快速抑制疫情，汽車的能動性是運輸的第一選擇。這也顯示，爭取時效是獸疫防治工作上最重要的考量。

表 3：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運用農振經費防治廣東牛瘟經費分配表

項目	預算數(元)	百分比	說明
薪津及出差膳宿食費	1,966,000,000	35.9%	防疫汽車司機、工役、臨時僱工費用，東南獸防處、農林處及中山大學協助人員膳食、住宿費用。
交通費	2,210,000,000	40.4%	防疫人員南京、廣州往返疫區等車費，及自備汽車所需汽油、機油、修理等費用。
宣傳費	400,000,000	7.3%	宣傳品之印刷費、文具費及郵電費。
設備器材購置費	296,400,000	5.4%	工作衣、醫藥箱、消毒器等防疫製苗設備費用。
牛瘟疫苗製造費	600,000,000	11%	兔子及其飼料費、冷藏用水、消毒用燃料等費用。
合計：5,472,400,000 依照 1948 年 5 月下半月物價情形編擬			

資料來源：「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運用農振經費防治廣東牛瘟報告」，〈運用農振經費防治廣東牛瘟報告〉，《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

20-80-059-14。

（二） 浙江東部豬疫防治

浙江省農業興盛，自宋代以來就有蘇常熟天下足的美譽。因為農業生產高，對於牛、豬等經濟動物的需求亦高，每農戶養豬數量，亦視耕地面積多寡而定，多則二、三十頭，少則一、二頭。加上該省東陽、義烏、金華、蘭谿等縣盛產金華火腿，大多數的居民以養豬為生產事業，多採舍飼方式，因此豬隻在患病時容易相互傳染，成為浙江省農業生產的一大問題。浙江省政府有鑑於此，自 1933 年與上海獸疫防治所合作，由其供給生物製品，並在浙江省農業改良總場設置獸醫技術室，實施家畜防疫。此時雖已開始進行防疫，並在鄉鎮培育初級技術人員，但受戰爭緣故，使得防疫工作停頓，防疫設備甚至受到嚴重的破壞⁴⁴。戰爭結束後浙江省政府大力發展養豬事業，但在 1947 年 4、5 月浙東金華六縣及衢縣先後發生豬霍亂、豬肺炎及豬丹毒等傳染病，東南獸防處獲得通報後，6 月初立刻派正在上海檢驗聯總乳牛的技士趙文彪前往浙江省農業改進所，與該所人員討論浙省豬疫疫情⁴⁵。

根據這省農業改進所報告，許多縣、鎮深受豬疫疫情所苦，疫情遍佈金、臺、甯、衢四區，豬隻感染來源以從外地引進仔豬⁴⁶、購買病豬肉為主。然而，由於爆發疫情的區域甚大，地方政府除了求助於東南獸防處外，還向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行總）請求支援。當下行總也派二名外籍獸醫赴金華地區支援。東南獸防處趙文彪在聽取報告後，認為金華地區轄下各縣疫情

⁴⁴ 「東南獸疫防治處呈農林部」（1947 年 10 月 7 日），〈呈送浙東各縣防治豬疫報告〉，《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1-05。賀克、趙文彪，〈金屬獸疫之流行及防治經過〉，《浙江省建設月刊》第 8 卷第 9 期畜牧獸醫專號（1935.03），617。

⁴⁵ 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 36 年 6 月工作簡報表，〈36 年 7 至 11 月份工作簡報表〉，《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2。

⁴⁶ 仔豬意指出生至 30 公斤以內的小豬。

較為嚴重，決定前往該地，並以東陽縣為首站進行防疫。而他聽聞行總派遣獸醫在此治療牛隻，他希望能聽取兩人意見，外籍獸醫認為金華為火腿著名產地，若要隨時掌握獸疫情況，必須在金華設置永久性的防疫機構，才可確保豬隻健康。趙文彪認為這項建議是長遠的規劃，不能立刻解決燃眉之急的疫情，因此趙文彪與有關當局商定防治辦法，決定一面利用報紙和印刷品向農民進行宣傳，宣傳使用的詞彙相當平易，內容除了告訴農民疾病的傳染方式，宣導隔離的觀念，並教導人民利用石灰消毒的方法。另一面則擬定牛、豬瘟疫緊急方案，請浙江省政府轉飭各鄉鎮及警察派出所，命鄉鎮保甲長和員警嚴格監督⁴⁷。

而趙文彪親自到疫區視察，發現此次獸疫傳播迅速且廣闊，主要有六個原因：1.農民未有隔離消毒等常識，豬染病後未將其單獨隔離，進而傳染其他健康豬隻，導致相繼死亡。死亡之後，豬舍用具又沒有進行消毒，使購入第二批、第三批豬隻被傳染死亡；2.居民任由感染疾病的豬隨處亂跑，認為此舉可以增加豬隻活力，減輕病勢，然而放出舍飼豬隻只會讓疫情傳播更為嚴重；3.豬隻病死後，病豬肉到處私售，農民多無辨識病豬肉的常識。縱使知道為病豬肉，則貪圖價廉，多相競買。購買後又將洗肉水混入餵豬桶內，使病毒直接進入豬隻體內；4.病豬宰殺後，將其內臟隨意拋棄河塘中，農民再用河塘水餵豬，使導致全村豬隻迅速受到傳染；5.當地政府及鄉鎮公所沒有取締病死豬的販賣；6.貧農住所狹窄，豬舍衛生環境差，天氣轉熱則疾病叢生。在這六項因素相互交錯影響下，促使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基於上述因素，趙文彪認為，雖然部分地區所進行之防疫注射已有成效，但就浙東的疫情而言，就算動員省縣和東南獸防處全部的人力，也難在短時間內完全撲滅

⁴⁷ 「東南獸疫防治處呈農林部」(1947年10月7日)，〈呈送浙東各縣防治豬疫報告〉，《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1-05。

疫情⁴⁸。之後疫情發展，就如趙文彪所言，至 1947 年 9 月死亡豬數達到 8 萬餘隻，疫勢並未減緩下來⁴⁹。東南獸防處為使疫情獲得紓解，運用 2,000 萬撥款，組織獸疫防治隊攜帶藥物和宣傳刊物前往防治。10 月底疫勢才逐漸和緩，截至 11 月底，先後對 6 千餘隻豬進行防治注射，除東陽、龍游二縣尚有零星疫病正嚴密防治外，其餘縣、鎮疫情已平息⁵⁰。

是故，此次的疫情維持 8 個月之久，使得農民損失極大，但農民對於防治的看法究竟為何，亦值得深入探究。從趙文彪向東南獸防處提出的報告中，趙文彪曾就農民對獸疫防治的觀察，陳述其看法。當他攜帶生物藥品深入民間防疫時，首先對圍觀的農民宣導豬瘟病徵及消毒隔離的知識。在民智較為開放之區，對於獸疫防治工作樂於接受；反之，則存懷疑觀望的態度，認為政府對於醫人尚無辦法，何況醫治動物。又，農民普遍存有現在不收費，將來要補收的心態。而獸疫防治人員又不能保證能完全治癒獸病，不如不聽，以免被政府人員發覺擁有病豬而被禁賣，導致損失無從彌補。於是，許多地區豬疫盛行，政府人員前往防治時又予以否認，導致防治人員無功而返。其中不少地區，在豬隻死亡數量增多後，即開始求神問卜、打醮演劇。防治人員在這些地區工作尤難，農民認為向神明許願後就須信服到底，若接受醫治無異背信，神明將施以更大的災難。而願意協助防治工作，僅有智識份子，甚至願意自動選送人才至防治處受訓，再送至各地政府單位和民意機關服務，希望防治處能在金華地區設立一個永久性的防治機構⁵¹。

從上所述，獸疫爆發的原因源於向外地購買豬隻，卻不知這些豬隻已染

⁴⁸ 「東南獸疫防治處呈農林部」（1947 年 10 月 7 日），〈呈送浙東各縣防治豬疫報告〉，《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1-05。

⁴⁹ 「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 36 年 9 月工作簡報表」，〈36 年 7 至 11 月份工作簡報表〉，《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2。

⁵⁰ 「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 36 年 11 月工作簡報表」，〈36 年 7 至 11 月份工作簡報表〉，《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2。

⁵¹ 「東南獸疫防治處呈農林部」（1947 年 10 月 7 日），〈呈送浙東各縣防治豬疫報告〉，《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1-05。

病，待其發病後又未進一步隔離和消毒，導致疫情迅速擴散。就此觀之，疫情的傳播多為人為因素，特別和農民秉持的觀念有關。單只從政府由上而下著手防治，防治效果極為有限，必須改變下層民眾的防疫觀念。當時的防疫員趙文彪認為除在金華建立永久性防治機構外，還須隨時掌握該地的情況，且建議東南獸防處必須仿效四川、貴州省組織政治防疫運動，兩者並行實施相互合作，才可減少疫病傳染帶來的龐大經濟支出，又能有效杜絕動物傳染病⁵²。

五、防疫人員的培訓與聯繫

東南獸防處對於獸疫防治問題，是將中央專業人員派至各省，與省方的防治人員共同執行動物防治工作，但因各省疫病和社會環境不盡相同，導致在防治上的效果不一。該處實際處理東南地區的防治問題後，認為中央和地方的防治技術與觀念必須一致，才可集中防疫力量。基於以上的想法，1947年12月開辦第一屆獸疫防治督導人員訓練班，召集東南七省實際從事獸醫工作的專業人才（參見表4），使其進一步了解生物藥品製造技術。此次訓練約1個半月，由中央畜牧實驗所和東南獸防處的職員擔任（參見表5），授課內容以戰時各國新發明的獸醫學術為教學基礎，內容包含傳染病摘要、細菌診斷、病理診斷、血清疫苗製造法、家兔化牛瘟疫苗、山羊化牛瘟疫苗、雞胚化牛瘟疫苗、豬霍亂結晶紫疫苗、雞新城疫疫苗、傳染性流產、培養基製造、及家畜保險。此外，該處十分注重實作，讓學員實際參與鴨出血性敗血病的防治活動⁵³。

⁵² 東南獸疫防治處呈農林部」（1947年10月7日），〈呈送浙東各縣防治豬疫報告〉，《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1-05。

⁵³ 作者不詳，《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第一屆獸疫防治督導人員訓練班同學錄》，1-3。

事實上，這些課程主要針對已有獸疫知識的人員所進行的培訓，使其獲得最新的動物醫療知識和防疫觀念，而非對一般人民或是有興趣者實施的訓練課程。簡而言之，該處的訓練方式，企圖從改變省的防治人才著手，冀望省方的人才在受訓後回到各省能夠影響當地的防治觀念，且在中央防治人員進入該省指導防治作業，省方人員能做為中央和地方人民間的橋樑，積極配合中央的做法，使防治事業能順利推進鄉間。

表 4：第一屆獸疫防治督導人員訓練班教同學錄

省別	姓名	年齡	籍貫	學歷	服務機關	
					名稱	職別
江蘇	方清卿	26	浙江 鄞縣	國立中正大學農學院 畜牧獸醫系畢業	江蘇農改所	技士
江蘇	陳慶家	27	浙江 奉化	國立中正大學農學士	江蘇農改所	技士
浙江	何芝桂	31	浙江 江山	浙省立農業推廣人員 養成所畢業	浙江農改所	督 導 員
浙江	祝乾元	36	浙江 杭縣	上海公立獸醫專科學 校畢業	浙江農改所	視 察 兼 主 任
浙江	曾慶書	28	湖北 武昌	英士大學農學院畜牧 獸醫系畢業	浙江農改所 第四輔導區	技 術 員
安徽	王憲楷	32	安徽 阜陽	中央大學農學院畜牧 獸醫系畢業	省立第一牧 場	場長
安徽	吳華棻	33	安徽 霍邱	中央大學農學院畜牧 獸醫系畢業	省立農林試 總場	技士

安徽	袁有羣	28	安徽 廬口	國立西康技藝專科學 校畢業	省立第一牧 場	技士
安徽	權居義	32	安徽 壽縣	中央大學畜牧獸醫科 畢業	安徽農林處	技士
湖北	馬承融	29	湖北 宜昌	國立西北農學院學士	湖北第一獸 疫防治隊	隊長
江西	江文華	32	江西 南昌	江西省獸醫專科學校	江西省農業 院	技士
江西	張國旗	33	江西 新喻	江西省立獸醫專科學 校畢業	省立農業院 耕牛改良場	股長
江西	謝漢藩	36	江西 宜黃	江西省立獸醫專科畢 業	江西農業院	技士
江西	羅禎美	28	江西 吉水	江西省立獸醫專科畢 業	江西農業院	技士
福建	黃 劭	29	福建 建甌	福建省農學院學士	福建省農事 試驗場	技士
福建	黃偉勳	32	廣東 柴金	國立廣西大學	閩農總場	技士
福建	鄭壽棋	29	福建 長樂	國立中山大學獸醫學 士	閩農總場	技士
廣東	呂涓淪	27	廣東 潮安	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 畜牧獸醫系畢業	廣東農林處 獸防所	技士
廣東	馮廣仁	27	廣東 高要	廣東高級農科畢業	省農林處獸 防所	技士
新疆	克力木	25	新疆	省立新江學院獸醫系	新第一獸防	

			迪化	畢業	站	
新疆	阿巴斯	35	新疆 迪化	新建設廳農牧訓練 班、俄國莫斯科中山 大學農學院	新建設廳二 科	課長
新疆	察力合	21	新疆 迪化	新疆學院	新建設廳	技士
新疆	熱西提	27	新疆 伊寧	新江邊防督辦公署獸 醫處附設獸醫學校畢 業	新建設廳	技士
新疆	英哈買提	30	新疆 房瓦提	新疆建設廳附設獸醫 學校畢業	迪化第一防 治站	主任

資料來源：《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第一屆獸疫防治督導人員訓練班》，頁 7-10。其中新疆的防治人員是農林部委託東南獸防處一同培訓。參見〈遵令將原領蒙藏區獸疫防治人員訓練經費撥交東南獸疫防治處〉，《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76-022-13。

表 5：第一屆獸疫防治督導人員訓練班教職員錄

姓名	年齡	籍貫	服務機關	
			名稱	職別
左舜生	55	湖南	農林部	部長
虞振鏞	58	浙江慈谿	農林部	司長
程紹迴	46	四川黔江	中央畜牧實驗所	所長
鄭慶瑞	38	福建仙遊	中央畜牧實驗所	主任
吳賡榮	43	上海	中央畜牧實驗所	技正
黃 達	39	廣東南山	中央畜牧實驗所	課長

章之汶	48	安徽	金陵大學	院長
趙蓮芳	54	河南	農林部	技監
羅清生	50	廣東	中央大學	院長
Kay Kestevew		澳洲	農林部	顧問
施巨源	39	江蘇啟東	農林部東南處	技正
章道彬	31	安徽來安	農林部東南處	技正
張永昌	32	江蘇江都	農林部東南處	技正
周泰冲	33	江蘇淮陰	農林部中畜所	技士
張澤人	26	安徽桐城	農林部中畜實驗所	技士
粟壽初	27	湖南長沙	農林部中畜實驗所	技士
方 陔	30	福建閩候	農林部中畜所	技士
王謹之	42	廣東梅縣	農林部東南處	技士
張寶昌	35	江蘇東台	農林部東南處	技士

資料來源：《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第一屆獸疫防治督導人員訓練班》，頁 5-6。

東南獸防處除了訓練地方防治人員外，為了增進該處人員的防治知識，也不時與中畜所聘請中外專家進行演講，例如 1948 年 1 月邀請聯合國農糧組織農業專家柯世純博士發表演說，翌月又邀請聯合國農糧組織遠東區顧問錢天鶴（1893-1972）、臺灣畜產公司總經理周亞青進行演講⁵⁴。平時，該處針對各種獸疫問題與中畜所召開學術討論會，彼此交流、討論解決工作上面臨的問題⁵⁵。就此觀之，東南獸防處的功能不僅限於執行面的獸疫防治工作，

⁵⁴ 「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 37 年 1 月工作簡報表」（1948 年 2 月 27 日）、「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 37 年 2 月工作簡報表」（1948 年 4 月 5 日），〈37 年 1 至 5 月工作簡報；37 年上半年工作檢討報告〉，《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05。

⁵⁵ 「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 36 年 9 月工作簡報表」（1947 年）、「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 36 年 10 月工作簡報表」（1947 年），〈36 年 7 至 11 月份工作簡報表〉，《農林部檔案》，

對於獸疫研究和人才培訓也不宜餘力。

東南獸防處藉著人才培訓，強化了中央和地方防疫人員之間的聯繫；從另一個面向，也代表著更能掌握各省的狀況。該處在培訓班結束後，於 1948 年 2 月 4、5 日舉行東南七省獸疫防治業務檢討會議⁵⁶。該會議先請各省學員報告各省的防治狀況，其中包含組織系統、獸醫教育、疫苗製造及過去防疫的經驗和困難，藉此了解各地情況不一的防治工作。接著在針對牛瘟問題、技術與行政配合問題、省縣市獸疫防治經費籌措、普及獸疫防治教育，以及獸疫防治人員獎勵等議題進行討論，冀望能綜合大家的意見，規劃往後的防治模式。大部分人員同意獸疫防治無法全面展開，源於行政和技術未能相互配合，因使防治工作無法深入到農村基層，縣、市政府以下單位缺乏獸疫防治組織，無法向農民宣導獸疫防治知識，使農民仍採用迷信方式處理獸疫問題。加上中央政府未能長期有效進行宣導，待發生疫情後，農民無法接受新觀念，增加獸疫防治的困難⁵⁷。

因此，在會議中確切劃定中央和地方關於獸疫防治業務的權責，由中央單位和各省政府負督察責任，縣、市政府、鄉鎮公所和保甲人員擔負實務和情報工作。各省農林處轄下須添設獸疫防治所及血清製造設備，由該所負責該省獸疫防治技術，製造的血清、疫苗則供省使用。東南獸防處的功能在於輔助，例如當省爆發流行疫情，省方無法控制則與其取得密切聯繫，偕同一起撲滅疫病。與會者認為杜絕獸疫傳染，省政府有關部門也必須相互配合。由省政府轄下的農業推廣所負起獸疫宣傳的推廣工作，建設科負責執行命令及取締病畜，也可調動獸醫警察協助，再將結果向上層彙報；更進一步的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02。

⁵⁶ 「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 37 年 2 月工作簡報表」（1948 年 4 月 5 日），〈37 年 1 至 5 月工作簡報；37 年上半年工作檢討報告〉，《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05。

⁵⁷ 「東南獸疫防治處呈農林部」（1948 年 4 月 15 日），〈舉行東南七省獸疫防治會議〉，《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1-03。

可在省政府轄下派駐技術人員，配給藥械從事防疫，平時這些技術人員辦理門診與預防工作，並供農民諮詢有關畜牧獸醫問題；在防治獸疫時，依疫情狀況，估量自己的人力、物力，若不足應付，就立即緊急報疫，請求援助隊一同參與該次防治。至於防治所需的經費，為了能穩定經費來源，在中央方面，建議從糧食增產經費項目中撥發 10% 的經費協助防治，且希望農林部向行政院提議，自 1949 年起通令全國各省、縣市政府，將獸疫防治經費編列在經常農林經費預算內（10%）。在省方面，則決議從各省、縣市中訂立的屠宰稅提增 3% 充作防疫經費，再由省組織獸疫防治基金保管委員會負責保管，該筆經費不能移作他用⁵⁸。

除此之外，為了加強各省轄下防疫組織和民眾的獸疫知識，在專業人員部分，派農林部針對不同屬性的防治人員，開設獸疫訓練班，並定期召開工作檢討會議。在一般民眾方面，強調獸疫防治教育的推廣，讓人民了解畜產品外銷對於國家經濟的挹注，以及家畜對於生活的重要性。其推廣方法由農林部蒐集歷年來各種獸疫流行的資料，分門別類彙編呈送行政院，由行政院令飭教育部分別在國民教育、成人教育、師範教育及社會教育推展防疫的觀念，以增進一般人對於獸疫防治的重視⁵⁹。

六、 生物藥品的製造

動物生物製品是東南獸疫處重要的業務。所謂動物生物製品是指一種透過刺激動物免疫系統而產生的抗體，其被廣泛應用於疾病預防、治療與診斷。由於東南各省以農為主，故其防治重點以牛、豬、雞為主，藥品製造以抗

⁵⁸ 「東南獸疫防治處呈農林部」(1948 年 4 月 15 日)，〈舉行東南七省獸疫防治會議〉，《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1-03。

⁵⁹ 「東南獸疫防治處呈農林部」(1948 年 4 月 15 日)，〈舉行東南七省獸疫防治會議〉，《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1-03。

牛瘟血清、牛瘟臟器苗、抗豬丹毒血清及豬瘟血清等等為主。當時東南獸防處製造生物藥品的方式，主要向外購買或利用中畜所等單位淘汰的牛、馬，將疫菌多次注入這些動物中，使其成為高度免疫動物，之後再分別採血，將獲得的血液分離抗體，即製造完成血清。血清製成後，還須將製成的血清分裝，進行無菌檢驗，檢驗合格才可分發使用⁶⁰。

表 7、表 8 是 1947 年至 1948 年東南獸防處每月製造的生物藥品，透過觀察該處製造藥品的種類與數量，有助於了解當時中國獸疫流行的狀況。根據兩表所示，1947 年上半年東南獸防處先以製造抗牛瘟血清為主，並對飼養的動物進行豬丹毒免疫注射，之後再擴大製造複性出血性敗血病血清，培養豬丹毒、出血性敗血病菌液和菌苗。下半年則增加製造其他生物製品，仍以牛瘟血清、抗豬丹毒血清、抗豬肺疫血清及豬肺疫苗為大宗，雖有其他種類的生物製品，產量較少。從東南獸防處生產的藥品種類，加上血清、疫苗的保存，需在低溫下的條件，而運送過程又有一定的限制，可以推測東南地區流行的動物疾病以牛、豬為主。

從東南獸防處製造的生物藥品種類，除可獲知其生產以牛、豬、雞疾病為主之外，還可從其生產的種類來一探端倪。所謂血清屬於治療型的藥品，本身就是抗體，注射血清是為了增加抗病能力；而菌苗、菌液和疫苗是預防型的製品，其帶有毒性成分，讓動物先行接觸病菌的部分，而從身體免疫系統中產生抗體，如動物感染了同一種疾病，就可藉此產生更多抗體防止疾病的侵擾。就此觀察東南獸防處生產的藥品屬性，初期的製造以血清為主，得以印證東南獸防處接手該區防治業務之時，動物疾病已流行於各省間，所以必須加強血清的製造，進而控制疫情的擴散。而在 1947 年 4 月之後才開始生產菌苗、菌液和疫苗等製品，製造的種類雖多，但以生產豬丹毒菌苗和豬

⁶⁰ 〈36 年 7 至 11 月份工作簡報表〉，《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2。

肺炎菌液最多，其次為出血性敗血病菌液（為牛隻急性敗血病），顯示該處對於豬、牛疾病的預防也甚為上心。不過就另一面向而言，表示長久以來東南地區的牛、豬病問題，從未能有效控制，反覆地傳染疾病。

表 7：1947 至 1948 年東南獸疫防治處製造之生物藥品表（一）

品名	複性出					出血性 敗血病 菌液	豬肺炎 菌液	牛瘟臟 器疫苗	馬來因 （治眼 藥品）	
	抗牛瘟 血清	抗豬丹 毒血清	血性敗 血病血 清	馬鼻疽 檢驗液	豬丹毒 菌苗					
月份										
1947 年（數字單位：C.C）										
2 月	18,633		免疫 注射	—	—	—	—	—	—	
3 月	8,851		免疫 注射	—	—	—	—	—	—	
4 月	7,855		免疫 注射	免疫 注射	—	1,200	50	—	—	
5 月		免疫 注射	2,500	免疫注 射	—	3,600	427	—	—	
6 月	—	—	—	—	—	—	—	—	—	
7 月	22,603	6,600	—	—	4,500	—	1,480	4,200	孵養中	
8 月	21,107	5,800	13,674	—	7,000	1,100	—	7,400	孵養中	
9 月	24,036	2,750	4,444	—	590	1,440	9,600	877	144	
10 月	16,778		免疫 注射	3,234	—	400	900	—	—	孵養中

11月	14,671	免疫 注射	—	—	730	—	1,564	5,833	孵養中
12月	—	—	—	—	—	—	—	—	—

1948年 (數字單位：C.C)

1月	6,000	750	—	—	575	184	600	—	—
		完成免 疫注射							
2月	10,000	及採血 分離血 清	—	—	3,325	950	9,700	—	—
3月	4,800	3,600	免疫 注射	—	—	4,000	—	—	—
4月	停止製 造分裝 之前剩 餘血清	完成免 疫注射 及採血 分離血 清	完成免 疫注射 及採血 分離血 清	培養中	1,100	製造部 份待下 月分裝 檢驗	製造部 份待下 月分裝 檢驗	2,500	—

備註：4月供製造血清之家畜均施行炭疽、破傷風及出血性敗血病預防注射。

5月	—	50,000	7,800	培養中	6,300	—	3,400	1,500	—
6月	—	—	—	—	—	—	—	—	—
7月	—	41,200	8,200	—	—	9,600	12,600	—	—
8月	—	71,400	免疫 注射	—	—	—	培養中	—	—
9月	—	56,200	15,617	—	2,000	—	16,300	—	—
10月	—	39,000	14,000	—	—	—	進行效	—	—

11 月

12 月

備註：表內註明的數量以已進行分裝檢驗可用的血清為主，部分資料顯示分離後的血清（尚未分裝檢驗者）。

因分離的血清產量在分裝檢驗後損失不大，為求資料的完整性，故將其填入進行分析。

資料來源：

1. 〈36 年 2 月至 4 月工作簡報〉，《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1。
2. 〈36 年 7 至 11 月份工作簡報表〉，《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2。
3. 〈37 年 1 至 5 月工作簡報；37 年上半年工作檢討報告〉，《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5。
4. 〈37 年 7、8 月份工作簡報〉，《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6。
5. 〈37 年 10 月份工作簡報表〉，《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7。

表 8：1947 至 1948 年東南獸疫防治處製造之生物藥品表（二）

品名						乾燥			豬瘟
結核病	抗豬肺	抗雞霍	豬瘟血	雞霍亂	豬瘟	抗豬霍	牛出血	結晶	
試驗液	疫血清	亂血清	毒	菌苗	脾臟	亂血清	性敗血	紫疫	
月份						毒	病菌苗	苗	

1947 年（數字單位：C.C）

2 月

— — — — — — — — — —

3月	-	-	-	-	-	-	-	-	-
4月	-	-	-	-	-	-	-	-	-
5月	-	-	-	-	-	-	-	-	-
6月	-	-	-	-	-	-	-	-	-
7月	培養中	13,400	-	-	-	-	-	-	-
8月	培養中	-	-	-	-	-	-	-	-
9月	354	-	2,359	2,500	-	-	-	-	-
10月	-	免疫 注射	-	-	-	-	-	-	-
11月	-	7,145	5,341	-	-	-	-	-	-
12月							-	-	-

1948年 (數字單位：C.C)

		完成免 疫注射 及採血 分離血 清	-	-	600	-	-	-	-
		完成免 疫注射 及採血 分離血 清	-	-	800	-	-	-	-
1月	-								
2月	-	4,000	-	800	-	-	-	-	-
3月	-	-	2,800	-	10,900	-	-	-	-
4月	-	-	8,000	2,100	-	12	-	-	-

資料來源：

1. 〈36年2月至4月工作簡報〉，《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1。
2. 〈36年7至11月份工作簡報表〉，《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2。
3. 〈37年1至5月工作簡報；37年上半年工作檢討報告〉，《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5。
4. 〈37年7、8月份工作簡報〉，《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6。
5. 〈37年10月份工作簡報表〉，《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7。

除了自行生產動物藥品外，東南獸防處與其他防治單位也密切交流，根據表1防治工作一覽表所示，有關炭疽病方面的藥品多來自聯總和華北獸防處，而兩者主要提供炭疽疾病的生物製品。推究西北獸防處提供炭疽芽孢苗，供應東南獸防處使用，應與西北地方盛產馬、山羊、綿羊、牛有關，因炭疽病好發於草食性的動物，西北獸防處為了防治此類疾病，勢必需要生產防治炭疽疾病的藥品。

再者，從東南獸防處每月的工作報告中，生產的生物藥品不但供給東南各省有關機關和牛奶公司，也寄送藥品至其他地區有需要的機構，例如在1947年11月的工作報告中，就將製造完好的抗牛瘟血清和牛瘟臟器苗寄往國立西北農學院、海南島瓊山農校、長春市（市長孫期籍）等地⁶¹。1948年7月，東南獸防處將抗豬瘟血清寄往西北獸防處及聯勤總部第一獸醫器材庫等地，同年8月又寄抗豬瘟血清、豬瘟血毒到裝甲兵司令部，9月則將抗豬、

⁶¹ 「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36年11月工作簡報表」，〈36年7至11月份工作簡報表〉，《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2。

雞霍亂血清、豬肺疫苗寄往河南農業改進所，將抗牛瘟血清寄給西北疫畜改良場、湖北血清廠等等⁶²。以上的例子可以了解東南獸防處所製造的生物製品，其使用者不僅限於東南地區，往來的對象包含中央機關、地方單位及軍方，也供給各地的農學校使用。因此，從東南獸防處運用和所寄往各地的動物生物製品，可以清楚了解生物藥品製造機關之間的網絡，彼此間具有分工合作的傾向，而藥品分發的機構也相當多元，再次顯示戰後中國各地動物疫病流行之頻繁，防疫工作推行困難。

七、 結語

在農業社會中，動物在農業生產上極具重要，故在中國歷史上甚早就有了診療動物的記錄。清末之後西方獸醫科學知識傳入中國，逐漸改變了動物醫療的方式，開始使用血清和疫苗處理動物染病問題。因應動物疾病相互傳染，政府機關在商品檢驗局轄下設立相關組織，或成立防治單位，來進行血清製造、獸疫防治以及診療業務。但因爆發中日戰爭，東南地區許多省份的防疫組織和設備受到波及而破壞，一直到 1945 年 8 月戰爭勝利後，才有整體的防疫措施。戰後政府大規模進行復員計畫，獸疫防治屬於農業增產規劃中的重要環節，故自 1946 年 2 月起國民政府開始研擬獸疫相關組織和防治法令，企圖重構全國獸疫防治網，成立七處獸疫防治處，將全國各省分別劃歸管理。

在政府的規劃下，1947 年 2 月東南獸疫防治處宣告成立，負責處理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福建、廣東七省防務，中畜所也將製造生物

⁶² 「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 37 年 7 月工作簡報表」、「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 37 年 8 月工作簡報表」、「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 37 年 9 月工作簡報表」，〈37 年 7、8 月份工作簡報〉，《農林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20-80-062-06。

藥品的植物轉由該處負責，且將聯總援助的血清製造設備交予使用，以強化其生產功能。就東南獸防處而言，獸疫防治和生物藥品製造是其兩大業務，這兩類工作相互配合，製造的生物製品主要供給東南各省防治使用。而該處接手防疫業務後，隨即展開各省的防治事業，東南各省由於以農作最盛，飼養的動物以與農業最為相關的牛、豬為主，防範、治療牛、豬疾病是該處重要的業務。

在獸疫防治上，東南獸防處考量發生疫情時必須把握時間，故賦予前往疫區的防治人員發布通告和緊急處置權；並與地方獸醫合作，由其擔任地方診療和地方疫情的通報者，而在疫情爆發後也成為防治的人力。在 1947 年至 1948 年間，東南獸防處曾多次到江蘇、浙江、上海、廣東等地從事獸疫防治，其工作類型分有定期和緊急防疫兩種，就實際狀況多以緊急防疫居多，反映當時政府雖有預防的觀念和措施，但預防觀念和措施並無普及於鄉間，防治工作仍以事後救治為大宗。當西方技術人員進入農村防疫，從與農民的接觸，也可發現新技術與農民之間扞格不入的情況，也是科學與信仰間互相的角力。

從實際的案例中就可了解若無地方政府、仕紳及保甲長的協助，在防疫上則困難重重，隱約透露出中央對於地方的控制是鬆散的。然而，從防疫的經驗中，也讓眾人了解防疫必須集結中央和地方的力量，兩者間必須劃分權責，由中央負責督察，地方執行工作，才能突破之前防疫未開的侷限。為了加強各省防疫人才的能力，東南獸防處在 1947 年底開辦防疫人員訓練班，該訓練班提供各省防疫人員最新穎的獸醫及生物製品知識，提升各省不一的防疫觀念，並在課程結束後召開東南七省獸疫防治業務檢討會議，藉此加強與各省的聯繫，了解各省防疫不同情形，從各省人員獲得地方的防治情況，且藉由討論共同規劃未來東南地區的防疫事業。

東南獸防處製造的生物製品則與該處的防疫事業相互配合，以牛、豬疾

病的血清和疫苗為主。其藥品主要提供東南各省有關機構使用，但在其他地區有關單位的請求之下，東南獸防處也將製造藥品寄往各地，而請求提供藥品的單位也相當多元，不僅限於獸疫防治單位，還包含軍方和農業學校等等。而就東南獸防處而言，本身也接受聯總和華北獸防處提供的炭疽製品，顯示獸防處彼此間的血清製造仍有分工的現象，此分工現象與中國的畜牧分佈有極大的關係。然限於篇幅與主旨，全國各區獸疫防治與分工情形，暫無法在此一一論述，尚待另文再行探討。

徵引書目

（一） 檔案

農林部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 20-08-107-04，〈中央畜牧實驗所、東南獸疫防治處、漁業銀團概況；徵集國史資料計畫大綱〉。
2. 20-08-112-01，〈中央畜牧實驗所華北站、西北羊毛改進處、西北役畜改良繁殖場、良豐牛種改良繁殖場、東南獸疫防治處、華北獸疫防治處、華西獸疫防治處、晉綏獸疫防治處、青海獸疫防治處、西南獸疫防治處史料〉。
3. 20-25-024-04，〈東南獸疫防治處家畜貸款計畫大綱〉。
4. 20-25-044-04，〈東南獸疫防治處獸醫訓練班〉。
5. 20-76-022-13，〈遵令將原領蒙藏區獸疫防治人員訓練經費撥交東南獸疫防治處〉。
6. 20-80-053-01，〈組織條例〉。
7. 20-80-053-02，〈東南獸疫防治大隊暫行通則〉。
8. 20-80-053-03，〈華西、東南、華北獸疫防治處及綏遠獸疫防治處組織條例〉。
9. 20-80-053-04，〈呈報成立、請頒發關防〉。
10. 20-80-059-14，〈運用農振經費防治廣東牛瘟報告〉。
20-80-061-01，〈東南 7 省獸疫防治業務檢討會紀錄〉。
11. 20-80-061-02，〈東南 7 省獸疫防治檢討會紀錄〉。
12. 20-80-061-03，〈舉行東南 7 省獸疫防治會議〉。
13. 20-80-061-04，〈預防家畜霍亂〉。

14. 20-80-061-05，〈呈送浙東各縣防治豬疫報告〉。
15. 20-80-061-06，〈防治病疫〉。
16. 20-80-061-16，〈畜牧貸款〉。
20-80-061-17，〈獎勵特約醫師開業辦理防疫業務辦法〉。
17. 20-80-061-20，〈呈送運用農賑經費防治廣東牛瘟報告〉。
18. 20-80-062-01，〈36年2至4月工作簡報〉。
19. 20-80-062-02，〈36年7至11月份工作簡報表〉。
20. 20-80-062-03，〈36年度工作進度檢討報告及月報〉。
21. 20-80-062-05，〈37年1至5月工作簡報；37年上半年工作檢討報告〉。
22. 20-80-062-06，〈37年7、8月份工作簡報〉。
23. 20-80-062-07，〈37年10月份工作簡報表〉。
24. 20-80-062-08，〈37年11月工作簡報〉。
25. 20-80-062-09，〈37年度政績比較表〉。

行政院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1. 014000002587A，〈廣東省自卅五年度起防治獸疫經費等案〉。
2. 028000003114A，〈獸疫預防條例案〉。

（二）公報、會議紀錄

1. 〈公布「獸疫預防條例」令仰知照並飭屬知照由〉，《國民政府公報》，1937年9月29日，第2470號。
2. 〈制定「東南獸疫防治處組織條例」〉，《國民政府公報》，1946年2月27日，第995號。
3. 〈制定「農林部各獸疫防治處生物藥品配發及委託代製辦法」一種〉，

《總統府公報》，1949年1月12日，第201期。

4. 〈制定「獸疫預防條例」〉，《國民政府公報》，1937年9月28日，第2469號。
5. 《第一屆立法院第二會期第二次會議速記錄》，1948年9月14日。

（三）專書

1. 山極三郎，《獸醫病理學》，東京：文永堂書店，1944。
2. 朱勇毅等著，《中國畜牧五十年》，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00。
3.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江蘇省志·畜牧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4. 行政院新聞局編，《畜牧事業》，出版地不詳：行政院新聞局，1948。
5. 作者不詳，《農林部東南獸疫防治處第一屆獸疫防治督導人員訓練班同學錄》，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48。
6. 李崇道，《獸醫病理學》，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84。
7. 汪海容編，《家畜衛生學》，出版地不詳：農林部西北羊毛改進處，出版年不詳。
8. 金善寶主編，《中國現代農學家傳》，湖南：湖南科技技術出版社，1985。
9. 浙江省建設廳第六科編譯股編輯，《浙江省建設月刊第8卷第9期，畜牧獸醫專號》，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10. 徐磯、李易方主編，《當代中國的畜牧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
11. 國立東南大學農科農學編輯部編輯，《農學第2卷第5期，畜牧獸醫專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9。

12. 梁聖譯主編，《中國獸醫生物製品發展簡史》，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1。
13. 中國獸醫畜牧學會編，《中國近代畜牧獸醫史料集》，北京：農業出版社，1992。
14. 陳溥言主編，《獸醫傳染病學》，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80。
15.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當代中國的畜牧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
16. 農林部中央畜牧實驗所東南獸疫防治處編，《農林部中央畜牧實驗所東南獸疫防治處概況》，出版地不詳：農林部中央畜牧實驗所東南獸疫防治處，1948。
17. 蔡無忌、何正禮編著，《中國現代畜牧獸醫史料》，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56。
18. 張仲葛、朱先煌主編，《中國畜牧史料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

(四) 期刊論文

1. 俞洞謨，〈獸醫常識問答：炭疽病〉，《衛生月刊》第6卷第1期（1936年），43-46。

The Epizootic Prevention and Cure in Southeast China, 1947-1948

Liu, Fang-Yu

Ph.D. Candidat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s veterinary medicine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e use of serum and bacterin changed the methods of epizootic prevention and cure in 20th century. After WWII, the China Government set up National Epizootic Plan to avoid the animals' accidental death to cause the economic loss. Under this plan, it divided China provinces into 16 areas and set up 7 epizootic prevention bureaus. Therefore, the Southeast Epizootic Prevention Bureau was established under this background and its main tasks include developing biological drugs and prevent or control the veterinary diseases by livestock diagnosi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quarantine...methods. After studying some cases, we found that Southeast Epizootic Prevention Bureau has nearly influence on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 because the conflict betwee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reatment and Western technology or the epidemic concept difference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other words, we can try to think about China central government management of local control from these epidemic prevention cases or process. Besides, we also make a description on biological medicine development which reflects the current technology level, epidemic type and how to co-work with other epizootic prevention bureaus.

Keyword : Southeast Epizootic Prevention Bureau, Epizootic Prevention and Cure, Epidemic prevention, Epizooty, Epizootiology, Serum, Bacterin